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七十九

明　湛若水　撰

抑浮末中　禁淫巧奢侈附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秋七月辛酉朔日有食之詔省細作并尚方雕文塗飾貴戚競利悉皆禁絶中軍録事參軍周朗上疏以為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櫝帶寶笥著衣也何糜蠹

之劇感鄙之甚邪且細作始弃以為儉節而市造華怪即傳於民如此則凡厥庶民制度日侈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宫中朝製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源實先宫閫臣若水迺曰夫風俗之侈儉自上倡之自下成之爾周朗之言切中當時之弊且知救弊之原矣惜乎宋主不知信用之使其自求解職徒知禁侈而不知禁人者自其身始無怪其卒為荒淫怙侈之主也哉

齊武帝永明五年九月辛未魏孝文帝詔罷起部無益之作出宮人不執機杼者又詔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

臣若水通曰禹之卑宮菲食文之卑服即功蓋欲損上益下以為民盛德之至也孝文變侈靡之俗修帝王之政而始終一致如此其去撤端門樓焚雉頭裘而不克終者遠矣夫君民一體也內外一道也罷尚方綾錦之工然後定上下貴賤之制於民焉則道德一而風俗同矣惜乎有仁心而不能行先王之道而

仁不覆於天下也

齊武帝永明六年魏孝文帝訪群臣以安民之術秘書丞李彪上封事以為豪貴之家奢侈過度第宅車服宜為之等制

臣若水通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禮者為國之要所當謹也服舍踰度則名器亂而禮以亡禍患之所由起也魏之孝文有志變俗而李彪對以抑奢崇儉之道此魏之治所以為五

代之傑出者與

梁武帝天監十五年初魏宣武帝作瑶光寺未就是歲胡大后又作永寧寺皆在宫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有金像高丈八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為浮圖高九十丈上刹復高十丈每夜静鈴鐸聲聞十里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楊州刺史李崇上表以為高祖遷都垂三十年明

堂未修太學荒廢城闕府寺頗亦頹壞非所以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事不兩興須有進退宜罷尚方雕靡之作省永寧土木之功減瑤光財瓦之力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於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國容嚴顯禮化興行不亦休哉太后優令答之而不用其言

臣若水通曰魏剝天下民之膏脂極土木偶之文彩

而不知得爲天子者由於丘民而不由於土木偶也失天下之心由於剥民之財而不由於佛寺之不修也魏業之寖衰以亂豈無自哉

陳宣帝太建元年五月周高祖克齊之後雕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樸

臣若水通曰司馬光云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他人勝則益驕高祖勝而益儉臣謂驕生於勝而害勝者莫甚於驕何也夫勝心生則無憂無憂則縱欲縱欲

則惟知已樂之遂而不知天下之可憂人君之欲至於知有已而以天下奉一人其民不亦毒乎司馬光稱周高祖之善處勝是也以周高祖之制欲尚能貶損如此况人君之學聖道以理自勝者乎

唐高祖武德元年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為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人君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鷂鶵者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擬

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又言太子諸王參僚宜謹擇其人帝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為治書御史賜帛三百匹頒示遠近

臣若水通曰書云人心惟危豈不信哉人主以儉而興以侈而亡彼隋為殷鑒於唐不遠何臨御未幾而鷄鶵百戲以進人心可謂危矣向無孫伏伽之諫唐之為隋未可知也幸而天誘其衷一言省悟侈心以消忠諫之臣豈可無哉

武德四年五月秦王世民觀隋宫殿歎曰逞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毁則天門及闕

臣若水通曰書以峻宇雕牆未或不亡故侈靡宫室亡國之兆也卑宫惡服興王之基也廢興存亡之機苟不至於昏愚者皆能辨之而况於秦王世民乎鑒隋之亡而去其侈可稱賢主矣其後漸不克終何耶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若秦王者豈非精一之學未之講哉

武德四年七月諫議大夫蘇世長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上曰此殿煬帝之所為耶上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為而謂之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宫鹿臺非興王之所為故也若陛下為之誠非所宜臣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蔽風雨當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宫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何以矯其失乎上深然之

臣若水通曰隋煬帝以侈宫室而亡唐宜鑒于殷矣

夫既毀之而復蹈之是惡人之過侈而已則自肆焉而不知者何也語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人雖至明恕己則昏豈謂是耶昏明之機天理人欲之主也可不戒哉是故唐高祖雖悟世長之諫安能毀而焚之如毀隋之宫室者乎

唐太宗貞觀七年十二月工部尚書段綸奏徵巧工楊思齊上令試之綸使先造傀儡上曰得巧工庶供國事卿令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無作淫巧之意耶乃削綸

階

臣若水通曰傀儡木偶人戲也面目機發淫巧之尤者也月令曰毋作淫巧以蕩上心書曰工執藝事以諫綸為冬卿見其君之惑於淫巧猶當執藝事以諫況又逢君之惡乎孔子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況天子乎太宗宜正其惑上之誅乃止於削階則過矣豈太宗好侈之根猶在耶是故克伐怨欲之不行未可與其仁矣人主欲崇恭儉者當治其本焉

貞觀十七年二月帝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臣若水通曰奢侈者危亡之本而忠臣諫君必防其漸也諫造漆器舜以益聖象箸玉杯紂竟亡殷此遂

良防漸之說與魏徵十漸之規所以拳拳為太宗言也太宗即納其言而開其諫其亦賢矣哉

唐高宗永徽三年梁建方大破處月朱邪孤注御史劾奏建方逗遛不進高德逸敕令市馬自取駿者帝以建方等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取之馬筋力異常請實中廏帝謂侍臣曰道裕法官進馬非其本職妄希我意豈朕行事不為臣下所信邪朕方自咎故不欲黜道裕爾二月甲寅帝御安福門樓觀百戲乙

卯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侈非為聲樂朕聞邊人善為擊鞠之戲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羣為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為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衆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誡

臣若水通曰高宗中材之主可導而上下者也即位之初尊禮輔相恭已以聽永徽之政庶幾貞觀其責道裕駿馬之佞其時侈心未萌也及登樓觀百戲擊鞠之時侈心萌矣猶強遏而飾之曰觀人情奢儉又

曰焚鞠自誠然而潛滋暗長者月異而歲不同不數
十年悖謬昏惑則前日之萌芽由拱把而枝葉扶疎
雖折斧柯不可為矣卒成武氏之禍皆自其侈心之
萌也人君之欲修儉德者當於根本而致力焉可也
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唐中宗嗣聖五年二月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
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今者飾以珠玉塗以丹青鐵鷟
入雲金龍隱霧昔殷辛瓊臺夏癸瑤室無以加也太后

不報

臣若水通曰瓊臺瑤室桀紂以亡唐之宫室珠玉丹青以窮其滛巧夏商之亡續爾王求禮之言可謂切矣而不見聽豈非樂所以亡者哉

唐玄宗開元二年七月上以風俗奢靡乙未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毁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無得服珠玉錦繡戊戌敕百官所服帯刀酒器馬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

金五品以銀自餘皆禁之婦人服飾從其夫子其舊成錦繡聽染為皂自今天下吏無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罷兩京織錦坊

臣若水通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其有降殺等威乃天之秩禮非人之所為也明皇乘輿服御金銀則銷之以充軍國之用焚錦繡於殿前而三品四品則聽用金玉之飾自非天之秩人之情也其禁采珠玉織錦繡刻鏤節儉雖有善矣君子知其不終焉未幾遣御

史訪珍異於南方卒以奢敗蓋其崇儉去奢非實心而其所以示朴者出於矯情非實德也然則人君可不慎乃儉德以懷永圖哉

天寶九載二月以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産

臣若水通曰上有所好下必趨之明皇窮口腹之欲貴戚趨而媚之至此極矣其費非從天而下也不在官則在民爾以十家之産而供一盤之羞有人心者

忍下咽耶及夫幸蜀之時日中未食市胡餅獻糲飯回視檢校進食之盛悔將何及哉謹錄以告為人君者覆轍之深戒焉

唐代宗大歴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在諒陰中動遵禮法閏月詔罷省四方貢獻之不急者罷棃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又詔天下無奏祥瑞及獻珍禽奇獸怪草異木内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帝令分給所在充軍儲放諸國所獻馴象於荊山之陽凡四十有

二及豹貀鬬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恱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臣若水通曰記云至誠無息不息則久蓋有純至之心固至誠而不息其次在強勉而已唐德宗其天資刻薄人也徒見代宗獘政即位而強更之若有抑末崇儉之意者軍士投兵固其所矣然特出於一時聲音笑貌之為不數年之後猜忌肆欲遂致大亂回視

初年若天淵然本無其誠而强於暫爾胡安國所謂假之不久而遽歸也使由純王之學勉强於誠則天理日明人欲日消湯武之所以反之者何不至哉故人主不可以不學也

唐懿宗咸通七年上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千緡曲江昆明灞滻南宫北苑昭應咸陽所欲遊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幄帟

諸王立馬以備陪從每行幸内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

臣若水通曰人主之治天下當以儉約為先而佚遊之戒淫聲之絶所以養儉德而端大本也懿宗遊宴無度而音樂不離賞賜不惜至使有司隨處以具供應諸王立馬以備扈從可謂暴天物窮人力而不恤者唐之亡也寧不決於斯哉孟子曰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

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其懿宗之謂乎此天下萬世之所當鑒也

格物通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八十

明 湛若水 撰

抑浮末下 禁淫巧奢侈附

賈誼新書曰民棄完堅而務雕鏤纎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窮而不足也故以末與民民大貧以本與民民大富

臣若水通曰耕桑者本也工巧者末也本末之勢相

趨而日相遠是故知有耕桑則不知有工巧矣知有工巧則不知有耕桑矣一夫耕之百夫食之一婦蠶之百人衣之豈有不窮以亂乎不耕不蠶危亂立至故抑末則財足財足則民從善而天下平矣

劉向說苑李克曰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為奸邪而富足者為淫泆則驅民而為邪也民以為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則是為民設陷也

臣若水通曰舜至質故貴陶禹卑宮室故尊匠湯疾

禮樂之壞而尊梓武王疾上下失其服飾而尊輿古之聖帝明王未有不以儉為天下倡者後世之君不知反朴而民偽日滋奸邪淫泆寧能免哉及陷於罪從而誅之是罔民也豈仁人之所為邪然則人君欲禁之有道矣在以身先之耳

韓愈錢重物輕狀曰臣愚以為錢重物輕救之之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貢夫五穀布帛農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為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賣布帛穀米以輸錢

於官是以物愈賤而錢愈貴也今使出布之鄉租賦悉以布出絲綿之鄉租賦悉以絲綿百貨去京百里悉出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内及河渭可漕入願以草粟租賦悉以聽之則人益農錢益輕穀米布帛益重二曰在塞其隙無使之洩禁人無得以銅為器皿禁鑄銅為浮屠佛像鐘磬者蓄銅過若干斤者鑄錢以為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錢不得出五嶺買賣一以銀盜以錢出嶺及違令以買賣者皆坐死五嶺舊錢聽人載出如

此則錢必輕矣三曰更其文貴之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其病使法必立凡法始立必有病令使人各輸其土物以為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禄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

臣若水通曰此肰韓愈之所以獻之於朝廷者也其何以錢重物輕為議蓋五穀布帛非可與錢比而錢顧有以重之是乃率其本輕者而易夫至重則宜乎天下不能生活而生理為之窮絶也況夫布帛穀米之在天下猶夫水火不可一朝而無而錢之為用所以為此而設也今使之賣布帛穀米以輸錢於官是物何賤而錢何貴也故韓愈之意寧以彼易此而不欲以此易彼也所以拳拳曰出布之鄉租賦悉以布

出緜絲百貨之鄉租賦悉以緜絲百貨以至欲人無得以銅為器皿為浮屠佛像鐘磬等物而又嚴以死刑之令至於更其文以一當五去其弊而使法必立所以主張乎錢不得以重而穀米布帛不得以輕也其抑末崇本之意至切矣我國朝貴五穀而賤金玉百姓誠蒙夫樂利之休也韓愈之說於是乎有驗焉

宋仁宗天聖元年春正月立計置司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冦敵蠧耗中國百姓縱侈而上下

困於財三司使李諮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稲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捄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領之

臣若水通曰明王制民之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又飲食衣服宫室器用各有檢制不得僭越蓋重本抑末之道也後世以侈靡相尚賤五穀而貴金玉風俗日偷民生日困坐此弊耳李

諮俞獻卿建省浮費救正之論此計置司之所以立也向使因二子之言一修先王之制則禮有定則用有常經浮費自省流弊不救而自正矣何憂乎縱侈逐末哉

宋徽宗宣和三年正月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初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且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即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罪己罷諸應奉造作局及御前花

石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務而帝亦黜朱勔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民大悅

臣若水謹曰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此帝王恭儉之實德也花石綱者徒以供玩好非所謂異物而無益者邪應奉之局一開則奔走承順於道路者日亦不足勞民傷財欲民之足難矣罷之誠是也獨惜徽宗不以詢諸大臣而以御筆付之童貫反啓宦侍矯詔之漸耳雖然徽宗

此舉非特無實德亦非實心也特以方臘縱于內金遼迫于外上下矯飾於一時徒以鎮服人心耳不然何正月罷應奉局五月方臘就平即從王黼之請而復之則矯偽之事豈可久哉孟子曰侮奪人之君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是故恭儉實德也未有無實心而可以為實德者亦未有無實德而能禁淫巧者後之人君欲抑末崇本則盡求其道矣

元成宗大德九年八月賈胡獻寶珠西域賈人有獻珍寶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酧其直省臣有謂左丞尚文者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酧之不為過矣文問何所用之答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踰於彼乎

臣若水通曰書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寶珠之獻賈

人所以中人主之欲以窺中國也使以六十萬錠酬其直則不免為其所中而彼所以視中國亦輕矣則遠人之不服豈不由此乎夫民為國之寶粟帛為民之寶寶得其寶則所濟者博矣豈若以一寶濟一人者哉尚文之言亦可謂知所本矣雖然大學之教有財原於有土有土原於有人有人原於有德治天下之道莫要於修德矣

元英宗至治元年正月罷元夕張燈于禁中帝欲以元

夕張燈禁中為鼇山時張養浩以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遂具疏因拜住以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况闕庭宫掖之嚴邃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所玩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帝大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賜養浩尚服金織幣以旌其直

臣若水通曰闕庭宫掖所以風示天下之地而人主一身又天下臣民之主也苟於禁中為鼇山張燈之

戲而欲禁閭閻之燈火亦難矣苟一人為侈靡之倡
而欲萬民為質朴之俗亦難矣此張養浩所以有玩
小繁大樂淺患深之諫也英宗始而怒繼而喜罷其
事而旌之亦可謂勇于悔過善于納諫者矣雖然人
君與其能改過不若無過之可改與其能納諫不若
無失之可諫其要在謹獨循天理以遏人欲矣伏惟
聖明留神焉
元順帝至元三年二月定服色器皿輿馬之制時服飾

上下無別帝初禁民間服麒麟鸞鳳白兎靈芝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字赭黄等服至是復詔定其制尋禁倡優戲服及戴冀笠乗馬

臣若水通曰先王之治天下必議禮制度服色器皿輿馬之制皆有等威非徒為觀美也蓋以一乎民之心而禁其淫侈也夫禮莫大乎分分莫大乎名此而不謹則倡優后飾庶人帝服而異政殊俗僭亂之所由起矣故孔子為政必以正名為先而繁纓之微猶

必惜之凡以名器之不可假人耳人主深居九重之上豈能家察而人禁之惟定其制度躬儉朴以為天下先則無惡無射庶幾可以永終譽矣

宋儒程頤劉子有云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偽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柰何

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爾

臣若水通曰務末機巧萬狀而恒不足者何也為無

本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而使浮食游手者各歸耕

其土則人知務本矣人知務本則地之所出者無窮

而人之所資者不竭然後家可足也父母斯民者其

念之哉

程顥曰村市酒肆要之蠹米麥聚閑人妨農工致辭訟

藏賊盜州縣極有害

臣若水通曰沫邦淫酗酒誥乃作是故酒肆之設王政之所必禁也何也逐末者日滋致亂之道也喪德喪邦皆由於此可不戒哉是故欲五害之息必自嚴酒肆之禁而始矣長民者可不任其責耶

潜室陳植曰秦自商君立法欲民務農力戰故重耕戰之賞以商賈務末不能耕戰故重為謫罰以抑之所以立致富強

臣若水通曰商君立法欲民務農此古帝王之遺意

也豈不可哉而事末者又有謫罰以抑之宜其立致富強也但以之為力戰之謀則開人主窮兵之端嚴刑督責之慘則去先王之道遠矣是又人主不可以不辨者

張栻諭俗文云一訪聞鄉落愚民誘引他人妻室販賣他處謂之捲伴詞訟到官追治監錮押往尋覔緣此破蕩者前後非一不知懲戒其捲伴之人官司自合嚴行懲治外亦緣細民往往不務安業葺理農事多往南州

興販遂錐刀之利動經年歲不返鄉閭妻室無依以至為他人捲伴前去自今各仰依分安常營生自守保其家室無致招悔

臣若水通曰逐末者所以趨利也至於妻子為他人所誘害孰大焉故曰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然則人之大利莫如葺理農事而妻子相保以樂天性矣張栻諭俗之文及此可謂能以利害開其迷而道其明抑末務本之意至矣為人上求治理者取之為法焉

可也

國朝辛丑七月甲子太祖視事東閣時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衣以進皆經澣濯者參軍宋思顔曰臣見主公躬行節儉舊衣皆澣濯更進禹之惡衣服誠無以加矣真可以示法於子孫也臣恐主公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太祖喜曰思顔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目前而不能及於久遠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及於將然今思顔見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能行於後

信能盡忠於我也乃賜之幣以彰其直復謂思顏曰汝在前朝頗有善譽為主者不能知汝及歸於我數進讜言斯固可嘉

臣若水通曰聖人之恭儉必有為之本者非強制於外所能久也伏覩我太祖高皇帝衣澣濯之衣而參軍宋思顏以為禹之惡衣服無以加而有始終之願可謂忠矣然未知太祖恭儉之心與禹之心一也此所謂本也故能始終如一耳不然何以喜其及於久

遠而賜以彰之哉聖子神孫宜取法焉

吳元年二月癸酉下令禁種糯田曰余自創業江右十有二年德薄才菲懼弗勝任但以軍國之需不免科徵于民而吾民效順樂於輸賦固為可喜然竭力畎畝所出有限而取之過重心甚憫焉故凡有益于民者必有行而又申告之曩以民間造酒破費米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來麥稍平予以為頗有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歲無得種糯以塞造酒

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其生庶幾養民之實也

臣若水通曰天之生物惟穀於人為最急不可一日無者是以自古善為治者莫不重穀而糜穀者莫過於酒也是酒者侈靡之端而禁糯者止酒之源也先王既設官以幾謹之又作誥以示戒之然未有能禁絕其源者也我皇祖敬天愛民充好生之實心為養民之實政重穀必先禁用酒禁酒必先止種糯則造酒之

源塞而五穀之積豐國用由是以足邦本由是以固不煩酒誥之諄諄而自禁矣是令也其先王重本抑末之微意歟大抵夏禹以惡酒而興商受以酗酒而廢興廢係一念之微耳人君能體認於心則天理日明人欲日消用酒有節而穀不可勝食矣生財之道何以加此

洪武十八年九月太祖諭戶部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

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飢寒不至自什一之制湮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遊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

臣若水通曰語有之衣食足而後禮義興衣食之於人也大矣食之不足者恒起於游食之多而衣之不

給者每由於奢侈之過此我太祖高皇帝所以拳拳於禁末作華靡之令也足衣足食之道豈外是哉可謂慮民之深者也聖子神孫其則不遠矣伊尹之告太甲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敢舉以為今日聖明獻焉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癸巳朔以沈溍為工部尚書誥曰昔聖人之世淳朴民俗敦厚宫室什器制不飾華故所司之工皆無異技奇巧然而功務雖簡其成也必精其

廢也必當故一舉而無再為一廢而無再造所以民逸者多勞者少因是而官稱賢君稱聖後之人受職任事則不然矣凡臨事之際或務為淫巧以勞人或假公營私而害政所為如斯豈有福臻而愆消者也所以古人重其事而選用必在得人今朕設工部必法古制將以爾清為工部尚書當敬事信工無弊上下汝惟良哉

臣若水通曰古之儉今之奢人心豈固相遠哉此無他理欲之分爾即其宮室什器而觀之土階茅茨之

朴與瓊宮瑶臺之華同一宫室爾汙罇陶匏之質與象箸玉杯之竒巧同一什器爾理欲之萌其流不得不爾也夫工簡而器必精然財省而民逸矣工煩而器亦靡然財費而民勞矣實用之與虛飾何如哉皇祖之誥沈清深以滛巧為戒且責其敬事信工以追古尚實致君臣同有聖賢之美譽得用人理財之道矣是故儉者天理之所以存也奢者人欲之所以肆也是知崇儉去奢明君風化之本也沃心將順者大

臣輔治之責也

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精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機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亡命左右碎之

臣若水通曰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元主昧此而廢我皇祖達此而興興廢之間在一念儉侈之微爾夫更漏以審時刻固

為政者之不可無也元主製以水精設以木偶能按時自擊鉦鼓則其異而無益傷功害民孰甚焉皇祖疾其用心之侈至命碎之其杜奢示朴之意至矣聖子神孫能致謹於心術之微而不役於耳目之好則功成民足永保丕緒而前元之侈靡徒為覆轍爾

國朝稽古定制官民房屋墳塋碑碣服飾器用斟酌損益著為定制其在京功臣宅舍地寛者後留空地十丈傍留五丈若舊居窄隘左右前後皆軍民居止仍舊不

許那移其京城官員之家往往窺覬近宅空地日侵月占圍作蔬園池塘甚妨軍民居住且泄地脉今後有多留空地者追出給還軍民

庶民所居房舍不許用斗拱及綵色裝飾官員人等衣服帳幔並不許用玄黃紫色及龍鳳織紋

臣若水通曰天地之間其所產有限故剥下則歸上損上則益下俗奢則財散民儉則財聚聚散損益者乘除之數也開國之初俗染元俗聖祖卑宮惡衣而

以節儉化之不特禁令之頒而已今又治久俗靡駁駁乎華侈之風矣臣願聖明益加縞素以風天下幸甚

國朝憲綱一斛斗秤尺照依原降式樣較勘相同官民通用仍將官降式樣常於街市懸掛聽令比較毋容勢利之徒增減作弊欺詐小民

一時估每月初旬取勘逐一覆實依期開報毋致高擡時估虧官損民

臣若水通曰周禮有市官治市平物價息爭競賦里布征夫家所以抑逐末崇務本也是故謹權量定估值而民知所趨向矣

格物通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八十一

明　湛若水　撰

飭百工

易萃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臣若水通曰此聖人於萃卦示人以備器械之義也物萃則爭亂之機也除者修而聚之之謂戒猶備也除戎器以防其亂也兊西方金三四五互巽巽木外有兊金戎器之象也坤平地無險阻可恃不虞之象

也蓋君子於萃而無虞之時猶治器以戒備安不忘危之心天理之正也鍛乃甲胄礪乃戈盾皆其心之形於警備者也先事有備有備無患而暮夜之戎勿恤矣彼銷鋒鏑以鑄金人與銷兵於不用者豈非狃於安逸而不思其器械之備乎

書虞書舜典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臣若水通曰此帝舜命工官之言也疇誰也若順也

工者百工之事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皮工皆是也僉衆也咨嗟也垂舜臣名俞者然其舉也共工官名帝舜詢於羣臣言誰能順其理而治我百工之事者乎群臣同辭對曰能順理而治百工者其惟垂哉於是帝舜即然其言咨垂而告之曰汝為我共工之官也然所謂順其理者何也蓋聖人觀象制器莫不各有自然之理焉一不順其理則欲心生欲心生必至於侈靡侈靡則必至於淫巧以蕩上心耗民

財僭逼之禍皆起於此矣然則帝王於百工致謹豈曰小小之故哉

禮記王制曰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

臣若水通曰淫聲非先王之樂也異服非先王之服也奇技奇器淫巧也是皆滅天理蕩人心亂政治者故不聽而刑所以若天道正人心以保至治而使之不壞者也

月令曰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

以蕩上心

臣若水通曰此季春之令也百工者工之事非一也咸理者各治造作之器也監工者工師監臨之官也日號者每日號令下文即其言也言百工之事當因時而制無或悖逆又不得作為過巧之工以獻于上使上悅之而蠱惑其心志也夫百工若小事也以蕩上心則其事之所關大矣事有甚小而禍不可勝既者非淫巧蕩心之謂乎故監工之日號不特使之順

時以善其事而又以淫巧為戒盖物莫全於質而莫壞於文而人之心因物有遷亦必由之况人君之心衆欲所攻由是而日滋焉豈有紀極耶故象箸之作君子占知其終而瓊宫瑶臺卒用此以喪天下此固往事之明鑑也然則後之人君欲飭百工者則如之何亦惟曰日省月試既稟稱事庶乎其可爾

月令曰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

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臣若水通曰此孟冬之令也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故令工師百工之長效其功諸器皆成獨舉祭器者蓋莫尊於祭器君子不敢以其私褻同其所尊敬故也所謂按度程者觀其體制大小之合式與否而又戒之勿作為淫巧之工以蕩上心恐玩之而奢侈之情或生也必以功致為上惟欲精密工緻以久於用也必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如上不

合度程或滛巧功不致者則其不誠矣必行其罪罰以窮其情葢所以稽而警之於後使其不敢不誠于功也如是則不信度作滛巧者無所容矣先王之飭百工如此然則令之命工效物其亦以祭器為先乎而所以先於祭器者亦惟令其可悅於心抑誠於工以久於用乎此固任工者之所當知也

周禮地官司市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臣若水通曰偽飾之禁如用器不中度布帛不中數之類也凡此之禁其目有十二焉一曰圭璧二曰金璋三曰命服四曰命車五曰宗廟之器六曰戎器七曰用器八曰兵車九曰姦色十曰錦文十一曰珠十二曰玉是也故四民皆禁之者以民不得畜商不得資賈不得鬻工不得作如此則國無作偽之人其於治也何有哉

夏官槀人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

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

臣若水通曰羃工者給市財用之直也弓六物者王弧夾庾唐大也三等者因人强弱長短為制也弩四物者視弓無王弧也矢八物者枉絜殺鍭矰茀恒庳也箙者載矢者也素者胎素也書等饗工者書其工拙之等降制其饗食之厚薄也乘其事者計其事之成功也試而上下誅賞者考之善則上其食尤善又

賞之也不然則罰亦如之故觀於槀人而百工之職其可推矣

中庸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

臣若水通曰此孔子告哀公九經中之一事也既讀曰餼稟稍食也周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而必謹於百工飭化八材者以民生日用衣服器械之所由出也而況於公府之地乎不知有以飭之則工不信度矣故日以省之月以試之所以程其能也既以廩

之必稱其事而上下之所以償其勞也由是事必效能工必信度而百工自勸器按度程功無不當作奇技淫巧以蕩上心者舉無所容矣百工豈有不飭者哉

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師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臣若水通曰計丈數者計所當成之丈數也揣高卑度厚薄揣版榦高卑之宜度本末厚薄之制也仞溝洫物土方仞溝洫深淺之準相取土之方面也議遠邇量事期者議徒役之遠近命時日之多寡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者知用幾人功知費幾財用知用幾糧食以令於諸侯使供其役也夫周敬王欲罷戍周之役合諸侯而城之事委諸晉無徵怨於百姓其意良是也范獻子知奉王命而以後事謂晉勿與知

其謀則非也士彌牟營城之制亦詳且備矣獨不思

君德不修徒欲徼福於成周何為也哉故曰在德不

在險

國語周語内史過曰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

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

臣若水通曰共與供同旌表也車服旗章上下有等

所以彰明貴賤為之表識夫百工不飭則利用不興

利用不興則不可以為國況天下乎故禹陳三事利

用與焉孔陳九經亦來百工故日省月試旣稟稱事所以勸之也有天下以内史之言合觀之夫然後知虞廷若工之命為重務也

漢景帝後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紅害則寒之源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

臣若水通曰淫巧之滋非生財之道也夫生財何道也尚儉素而已矣是故民朴素則財用足而風俗美

也於風俗而能反其本焉天下其有不治哉易賁之上九曰白賁無咎知白賁之無咎則知後世之事淫巧者皆咎矣為人上者其可不革茲弊乎

宋武帝永初三年五月嶺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細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幷制嶺南禁作此布

臣若水通曰奇巧之物人情所好也宋武帝乃獨黜其人而禁其物者蓋亦知奇巧者為淫侈之漸此而

不禁則天下從風而靡矣宋武創業之君備嘗艱若
故崇朴戒侈將以風天下遺後嗣也使其子孫世守
其朴而不失焉則豈至一再傳而恣淫肆侈卒為蕭
氏所乘也哉

陳武帝永定二年六月周左光祿大夫猗氏樂遜上言
四事其一曰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競為
侈靡使禍亂多興天下喪敗比來朝貢器服稍華百工
造作務盡竒巧臣竊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

臣若水通曰傳云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豈不信乎甚矣奇巧之能移人心也人君之心一為所移而無主則流於欲而不知蕩其情鑿其性而風俗化之矣然則百工者雖若末務然敦本尚實必自百工始也君天下者可不務乎

唐高宗乾封二年正月耕籍田因閱耒耜有雕刻文飾曰田器農人執之在於朴素豈貴文飾乎乃命撤之

臣若水通曰語云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百工

之淫巧起於人主之所喜也是故人主敦本尚質而天下向風矣若高宗者撤雕文之未耜豈不足以為法於後世乎書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人主之玩好可不慎哉

國朝洪武十九年四月丙戌朔定工匠輪班初工部籍諸工匠驗其丁力定以三年為班更番赴京輪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議而未行至是工部侍郎秦逵復議舉行量地遠近以為班次且置籍為勘合付之至

期賚至工部聽撥免其家他役著為令於是諸工匠便之

臣若水通曰虞廷九官共工居一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是則工師之官所掌之事雖若輕而小而其所以關繫者華朴之間君心之存亡係焉夫人君一心萬化之本天下安危生民休戚皆由乎此苟能體認天理於游藝之時則凡身之所居與夫服飾器用之奉必不事侈靡尚淫巧以費

民財勞民力則斂薄役輕而天下安矣我皇祖昭明

物理體悉人情知工匠之艱苦命工部驗其丁力定

以輪班免以他役無非一念恭儉之發也聖子神孫

其視法之哉

格物通卷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八十二至八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録監生臣蔣鳳牲

格物通卷八十二

明 湛若水 撰

屯田上 授閒田水利附

國語周語虢文公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

臣若水通曰文公虢仲之後為王卿士粢盛黍稷也即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蕃庶生育富庶也供給

備祀戎之用者也和協輯睦謂交隣合衆也蕃殖謂積蓄也敦厖純固謂俗厚民安也皆取給於農農用不興百事廢矣故為人君者能因虢文公之言而有悟焉則知重農力本而天下國家之財用備矣虢文公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

臣若水通曰旅衆也徇行也滯猶蟄也辟刑也司寇刑官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者言其行之先後也大徇者帥公卿大夫以徇行農事也夫自天子公卿皆農籍躬行以先天下之農所以教民力本也周以

闕農事而興文公之言其有所受之矣治天下者其毋以民事為緩也哉

魯語仲尼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

臣若水通曰制土制其肥磽以為差也籍田謂稅也砥平也平遠邇因其道里以為之差而使之平也里廛也以入計其利入多少而量其財業有無以為差也夫先王體國經野田賦有常載之周官若康子以井出賦是以一井之田出十六井之賦民有不堪矣仲尼不荅冉有之問而私語先王之典豈非欲其聞之而止也歟為民主者其尚亦思之哉

漢武帝征和四年六月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輪臺

東有溉田五十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護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

臣若水通曰屯田之事所謂一舉而三善集焉者也足食足兵而民信矣桑弘羊計利之臣也其論輪臺屯田一事司國計者有取焉語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後之人君其尚采之哉

宣帝神爵元年七月趙充國上屯田奏曰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氷解漕下繕郵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畮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

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

臣若水通曰趙充國興金城之師自急近功者觀之非不可以歲月下而彼獨持以經久之計者何哉蓋固根本而不輕用乎技擊務全勝而不徒恃乎兵力所謂逸以待勞者也卒之兵食俱足虜不敢窺而乃振旅凱旋此固丈人之師也留田之疏至今流傳度越漢家諸將之上矣老成謀國者宜取法焉

漢光武建武十一年朝臣議欲棄金城破羌之西馬援

上言不可棄帝從之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堠開溝洫勸以農桑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氐羌皆來附降

臣若水通曰金城破羌之西朝臣皆欲棄之矣然唇齒之勢繫焉馬援獨弗棄又從而經理其務勸課其業使民既内安而夷亦外附則所以脫邊境於左衽為西邊之藩籬者援之功也後之司閫計者能法援之計焉夷夏其寧一矣

漢和帝永元十四年春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郡兵擊滅之曹鳳上言宜及此時廣設屯田殖穀富邊國家可以無西顧之憂帝從之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後增屯田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

臣若水通曰降羌之所以背服不常者以其恃有大小榆谷土地肥美也曹鳳廣設屯田之議誠可以絕窺欲之源省委輸之役其利於國家大矣然而三十四部之功垂立而諸羌復叛非其謀之罪也此又不

可以成敗論焉

漢順帝永建五年夏帝以伊吾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三月辛亥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

臣若水通曰邊地可田而棄之外夷誠所謂賫糧以資盜矣順帝遵永元故事令復屯田則鈔暴可絶邊儲可實一舉而兩得其為國計之利豈小哉

漢獻帝建安元年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

以祇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廪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

臣若水通曰曹操屯田之議發之者毛玠定之者棗祇成之者任峻也夫以曹操一奸雄耳當亂離之餘猶能聽從羣謀收富強之效以成兼併之計使明君乗無事之時而圖之以助國計以寛民租則其效之所致豈但如操而已哉

漢後主建興四年吳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吳主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令與衆均等其勞也

臣若水通曰增廣農畝遜誠周於謀國矣而吳主遂欲親執其勞吳之君臣同心協力此其所以鼎峙於江表也

建興十二年四月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住之計耕

者雜於渭濵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臣若水通曰兵以食而強古者兵農為一無事則耕有事則戰自食其力而無轉輸之勞所在有備而無匱乏之患則何所往而不成功也諸葛亮伐魏分兵屯田則其志豈小小耶噫天不假年而不使天下蒙其澤柰之何哉

後主延熙四年魏欲廣田蓄穀於揚豫之間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昔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

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且田且守歲充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始開廣漕渠每大興軍旅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餘而無水害

臣若水通曰魏以偏安之國有外敵之患宜其應接不給矣乃信用鄧艾屯田淮潁卒之國用有備而大功遂成豈非富強之長策乎人君享有天下豈可緩

民事而不知所以經理之反視魏人之不若哉

晉武帝泰始五年羊祜鎮襄陽減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

臣若水通曰羊祜與陸抗之邊境相持命使交通抗與之亦孚信無疑宜若無所事備矣至其墾田八百頃致十年之積其自治何其密哉内備國用外孚敵人以安兩國之民其為邊計可謂萬全者矣宜書之

以為後世耕守備邊之法焉

晉武帝太康元年杜預還襄陽引滍溝水以浸田萬餘頃開揚口通零桂之漕公私頼之

臣若水通曰甚矣兵食資於農畝農畝資於水利也叔敖起芍陂則楚受其惠文翁穿腴口則蜀以富饒史起引漳於魏而鄴旁有稲粱之詠鄭國道涇於秦而谷口有禾黍之謡今杜預當倥偬多事之日而能為此兵農久遠之謀其亦善於經畫者矣

宋文帝元嘉七年十二月長沙王義欣鎮壽陽壽陽土荒民散城郭頹敗義欣隨宜經理見芍陂久廢修治堤防引河水入陂溉田萬餘頃無復旱災

臣若水通曰周禮遂人主鄉遂損膏腴之地以為溝洫者多於田匠人主都鄙牟井田之民以治溝洫者多於賦而所以專主乎稻人者以瀦蓄水雖旱不乾以防止水雖水不溢此聖人經制之大利湮廢已久義欣鎮壽陽而能留心於此可謂知所先務矣

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月魏主燾問為政何先時魏多封禁良田高允曰臣少賤唯知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帝乃命悉除田禁以賦百姓

臣若水通曰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地生物以養民民輸賦以足國上下富足而不治者未之有也若封禁良田君專其利也民有不堪則亂亡至矣允之對其善矣哉

齊髙帝建元三年魏薛虎子上表以爲國家欲取江東先須積穀彭城切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疋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飢寒公私損費今徐州良田十萬餘頃水陸肥沃清汴通流足以溉灌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一歲之中具給官食半兵芸殖餘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蹔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皆貯公庫五稔之後穀帛俱溢非直戍卒豐飽亦有吞敵之勢

魏人從之

臣若水通曰虎子屯田之疏足食足兵一舉而兩得矣茍能行之不替則萬世之利而萬全之計也孝文從之亦可謂知大計者哉

齊和帝中興二年東歸以蕭憺為荆州刺史荆州軍旅之後公私困乏憺厲精為治廣屯田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困乏

臣若水通曰廣屯田則兵食有所資省力役則屯種

無所奪故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當五代兵爭之日適遇禍變相尋之時而蕭憺留心於此可謂良刺史矣

陳文帝天嘉元年十二月齊置屯田初齊顯祖之末穀糴踊貴濟南王即位尚書左丞蘇珍芝建議修石鼈等屯自是淮南軍防足食肅宗即位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督亢陂置屯田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周贍又於河内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由是稍止轉輸之

勞

臣若水通曰齊以興屯田之政其利所濟如此其大
況今天下之大地有遺利民有遺力擇閒曠之田以
授天下之兵則兵不必仰給於民民不致轉輸於兵
國富人足而兵強矣不然東南之財賦有時而竭兵
亦何所賴耶為經國長久之計者其尚留意於此焉
隋文帝開皇十年五月乙未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
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家無完堵地罕苞桑朕甚憫

之凡是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邊之地新置軍府臣若水通曰罷新置軍府而驅兵於農開皇之制善矣蓋喪亂既平兵有無事之夫地有不耕之田故兵授恒產以耕之則衣食足矣居則散而為農戰則聚而為兵兵農合一古之制也此開皇之治所以為可觀也已有國家者豈可少隋之治而以為不足法耶

格物通卷八十二

格物通卷八十三

明 湛若水 撰

屯田下 授閒田水利附

唐高祖武德六年十月壬戌并州大總管府長史竇靜表請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議者以為煩擾不許靜切論不已敕徵靜入朝使與裴寂蕭瑀封德彞相論難於上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穀數千斛上善之命檢校并州大總管

臣若水通曰餽運之勞孰與坐食之安閑曠之兵孰與耕桑之利狃於茍且而病其更張天下國家之事無一可為者矣竇靜之請屯田其慮遠矣裴寂輩習於一時之安而欲沮之豈足與謀國者哉唐祖從靜之議而行之豈特一時之利此萬世之利也

唐高宗龍朔二年劉仁軌鎮百濟修屯田儲糗糧訓士卒以圖高麗

臣若水通曰國之大事在戎而戎之大命在食修屯

田所以備食而即戎也如從仁軌之言高麗可以不
圖而坐制矣
唐中宗嗣聖十八年十一月以郭元振爲凉州都督令
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凉州粟麥
斛至數千至是一縑糴數十斛軍糧支數十年
臣若水通曰元振都督凉州率漢通修屯田之政盡
水陸之利以收富實之效則天之時功顯節完如元
振者幾何人哉

唐玄宗開元五年宋慶禮為營州都督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數年之間倉廪充實市里寖繁

臣若水通曰屯田之設有古兵農之遺法且耕且守可以免内輓之勞可以嚴外侮之備農作相勵守望相助寇敵相保以實待虛以逸待勞安邊足用之策莫此為善者也慶禮營州之備可以為後世法矣

開元十二年五月制聽逃戶自首闢所在閑田隨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免仍以兵部員外郎兼

侍御史宇文融為勸農使巡行州縣與吏民議定賦役

臣若水通曰開田而征科則民未獲開墾之利而已若督責之患矣玄宗聽逃戶自首所闢閒田隨宜收稅悉蠲租庸可謂善於治地舒於取利者矣戶口之蕃宜哉

唐德宗貞元九年五月陸贄上奏謂宜罷諸道將士防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為收糴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

與夫倏来忽往者豈可同等而論哉

臣若水通曰先王之時所恃以為萬全取勝之計者以兵農為一也屯田之制食出於民亦備邊之良法也陸贄所謂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其利一何愽哉惜乎德宗徒善其言而不能盡用也後之有天下者必求其法順天時因地利酌其宜而行之則財無不豐而兵無不足矣

貞元元年陸贄草大赦制曰朕憫念蒼生務恤征討頻

有詔命許其自新其歸順百姓仍委節度觀察使刺史給空閑地任便安居優復終身務令全濟待事平已後聽歸本貫

又曰諸道有解退官建州府長吏切務安存仍量以空閑田地給付免其差役任自營生

臣若水通曰帝王以好生為德法天因地以盡利者也是故閑地授于歸順之民而民樂其生閑田授于解退之官而官遂其性土膏無遺遺棄之利生人無喪

貧之嘆王者之政也嗚呼世稱贄為王佐之才其近

是耶

韓愈送水陸運使韓重華歸所治序曰六年冬振武軍

吏走驛馬詣闕告飢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

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

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

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

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

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為天子言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冦来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

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敵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踣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

也
臣若水通曰甚矣屯田之為務重而有關於國家之
大利也今夫二人之鬬必須之於力力之足否勝負
之所由判力之足者食為之也况夫振武之告饑已
非一人之命非一軍之命而一國之命脉所由係也
重華至則捐逋租釋贓罪而使之盡力於農遂收其
入以償四十萬斛之粟由是而推廣之屯愈多而利
益博使當時公卿不沮盡行其說其為國家之賴可

量也哉行之而不弛則唐至今猶存可也

宋太宗淳化四年三月以何承矩為河北屯田制置使時契丹擾邊承矩請於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於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資其陂澤築堤貯水為屯田以遏敵騎之奔軼俟朞歲間關南諸河悉壅闐即播為稻田其緣邊州軍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地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息民力以助國經將見彼弱我強彼

勞我逸此禦邊之要策也太宗嘉納之

臣若水通曰邊陲之所需者兵而已矣兵之所急者食而已矣舍屯田以求足食之道舍足食而求足兵之策奚可得哉是故屯田有法則兵農合而守戰利內輓之勞可省而外侮之備可嚴矣承矩之為屯田也兵農兼至而國家大賴其利安邊之要策誠無以踰於此矣有天下者可不擇是人而用之哉

宋仁宗天聖七年三月給契丹流民田契丹饑流民至

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以唐鄧州閑田仍令所過給食

臣若水通曰契丹饑而來以中國之有仁君也及境而給田賜食無內外彼此之私所謂既來之則安之者矣仁宗曰皆吾赤子則愛民之心又與天地同體矣吁其仁矣哉

宋高宗建炎三年七月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今農貧而多失職兵

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宜
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羡田之家
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隷農以
耕田之羡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税每十六夫為
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匹蠶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非
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其説甚備書奏詔以為桂州節
度掌書記其後朱熹甚愛其書陳亮亦曰此書考古驗
今思慮周密世之為井田之學者無以加矣

臣若水通曰古者兵與農一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無事則耕有事則戰皆出於井田之制爾後世則兵與農二故有屯田之名夫屯田固不若井田矣然今之所謂屯田者抑豈如趙充國諸葛亮之所經營者乎林勲痛知此獘欲復古制以井田為言可謂豪傑之士矣然井田之行在有君有臣爾高宗之時奸檜當國非其器矣惜哉

宋高宗紹興四年七月岳飛復襄陽等六郡因奏金人

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茍行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臣若水通曰岳飛以恢復為已任此大事也而以營田厚利為請必候糧足而後動其慮遠矣及其用兵規置烏珠屢蹟至以父呼豈非屯田之利助之也乎使其志得行不困於和議之非恢復中原特易易爾

宋高宗時陳規守德安嘗條上營屯田事宜欲倣古屯田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軍士所屯之田皆相險隘立堡砦寇至則保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民户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麥荳各五升滿三年無逋輸給爲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皆不更置吏詔嘉奬之仍下其法於諸鎮

臣若水通曰營田屯田名雖不同其爲足國之道一

也規守德安條陳營屯田事其說善矣高宗既嘉奬
之又下其法於諸鎮可不謂從善之君乎
宋儒楊時邊事劄子有云聞燕地尚多閑田不若募邊
民為弓箭手如陜西例蠲其租賦使習騎射亦足殺常
勝軍之勢仍立定額無使增置不三五年可漸消矣
臣若水通曰張闡有言非田之不可耕也無耕田之
民也此所以地多閑田乎棄地之利失民之天禍莫
甚焉故募邊民以耕之而因之以習騎射關衣食之

源為戰守之備孔子所謂足食足兵盡在於是矣後之人君之制四夷主將之為邊備盍亦效法於是乎張栻云持節利路興洋間多營田與民田錯官軍怙強為擾田且多荒張栻上其事於宣撫使請令民亦得佃耕穀用以廣

臣若水通曰軍民皆耕足用之道也然而民田與營田雜錯則不無侵擾之患矣所以治之者必得以軍法行之則軍民皆知畏法而各安其業矣

張栻述吏部侍郎李浩奏曰臣親見兩淮可耕之田盡
為廢地心實痛之條畫營田便利甚悉
臣若水通曰土地之生物也力勤者穰力惰者荒是
故有沃人而無沃地矣夫以兩淮之沃壤棄而不耕
遂為廢土是天之所以養民者而使民棄之此仁人
之所宜痛心也及其條畫營田便利仁人君子之用
心固如是乎孟子曰仁者宜在高位人君得若人而
用之則民物各得其所矣

國朝洪武十九年九月庚申西平侯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令軍士開耕以備儲偫上諭戸部曰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防之計莫善於此趙充國始屯金城而儲蓄充實漢享其利後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廢英之是謀可謂盡心有志古人宜如所言然邊城久荒榛莽蔽翳用力實難宜緩其歳限之粟使彼樂於耕作數年之後徵之可也

臣若水通曰屯田内有不費之惠外有守禦之備古

今足兵食守邊境之良法莫有過焉者也是以善為
國者必因天時盡地利不以邊荒之地而輟人為之
功廢天地自然之利也雲南地廣而荒沐英首建開
墾置屯之議可謂有志復古矣皇祖知屯田之利而
善之可謂能用善謀矣至於緩其歲徵之例則又一
念之仁而為生財之本矣惟聖明留意聿修祖德俾
守在四夷社稷幸甚

洪武三十二年己卯詔遣延安侯唐勝宗長興侯耿炳

文巡視陝西城督軍屯田

臣若水道曰邊守者中國外夷之大防而天下安危之所關也邊兵之不足以食之不給也道路之遠輸將之難率數十倍而致其一此晁錯所以謂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為當世之急務也我皇祖撥亂反治安内備外之事靡不悉舉其屯田之制則於閒曠之土分軍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守守者十七耕者十三而更番之遇有儆急朝發夕至是於守禦之中而收耕

穫之利一舉而兩得矣至是詔遣二侯廵視城池督軍屯種其督責之法何其嚴也臣竊以為每人受田二十畆出租六石比之民為重恐軍人不堪而屯法易廢也伏願聖明體皇祖之心擴優恤之令較其腴瘠之分均其輕重之入宜稍倣井田之制歲收公田之入上無科徵之促下無逋負之患則屯種之軍樂於耕勇於戰既得以足軍國之儲又得以遂室家之樂公私兩便上下俱足矣

國朝諸司職掌凡邊防郡縣守禦去處新立衛分撥軍開墾荒田屯種須計算頃畝數目及田地肥瘠人力勤惰務在不曠征徭不失軍餉合用農器有司鑄造發用木植自行採辦牛隻不敷移文索取官廠數多發遣如果路遠官價收買給用

國朝問刑條例凡用強占種屯田者問罪官調邊衛帶俸差操旗軍軍丁人等發邊衛充軍民發口外為民管屯等官不行用心清查者糾奏治罪

臣若水通曰古者寓兵於農屯田之設其遺意與語曰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故趙充國屯田金城孔明屯田渭上誠足食足兵之要道也然必廣設而多聚之嚴禁而勤督之其庶幾行而不廢收久遠之利焉

永樂十一年四月太宗皇帝坐御幄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大學士楊榮對宜擇將帥力屯田將得人則軍士弗擾軍士既安則耕不違時何患兵食之不足哉

臣若水通曰屯田者富國強兵自然之利也然或將

帥不得其人則占役以遣其時刻剝以侵其利而法遂廢爾苟得其人則軍士弗擾而均得以力於農將見食不求足而自足兵不求強而自強矣若大學士楊榮者豈非謀國之善者哉伏惟聖明爲經國久遠之圖宜體太宗之意而推行之如有占役侵利之將即以軍法從事則其事可修舉而不壞矣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仁廟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者寓兵於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

足後世莫善於漢之屯田先帝所立屯田法甚善蓋用心亦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效所儲蓄十不及二三有事不免勞民轉輸矣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以重法

臣若水通曰兵農一則所謂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孟子云不違民時穀不可勝食也是以古之聖王必以農事為重而不可輕役其民焉我朝屯田之制甚善

其效不著以征役妨其時而不得以盡力於南畝故也仁廟之諭洞見弊端修舉善政且嚴其法禁可謂知務之急矣臣竊觀今日屯田之士其困蓋有不止於昔時者惟聖明深念之

國朝憲綱一荒閑田土行屬正官設法召民開墾趂時布種其合納錢糧須候年限滿日科徵毋致拋荒

國朝問刑條例河南北直隷各處空閑地土祖宗朝俱聽民儘力開耕永不起科若有占奪投獻者照屯田及

民田寺觀田例問發

臣若水通曰國以民保民以土養故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郊野之有閒田而使民得以耕焉或徵收以限或永不起科恤其時而不妨其功嚴其令使不奪其利此我祖宗之仁敬天勤民之意其出於尋常萬萬矣聖子神孫宜深體焉

格物通卷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八十四

明 湛若水 撰

馬政

詩魯頌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臣若水通曰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也駉駉腹幹肥張之貌林外謂之坰彭彭盛貌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臧善也記曰問國君之富

數馬以對則馬之盛衰其有關於國家之盛衰矣僖公之馬薄言其在坰者有驈皇驪黄而色無不備以車彭彭而力無不齊是豈偶然而致哉蓋由其立心遠大無見小欲速之私故思及於馬凡所以牧養而調用者不徇私以廢法故馬之在官在民者各無不善矣苟立心不遠輕謀淺慮則凡施之國家大小皆無成矣豈獨一馬政哉伏惟聖明於思無疆之學益深講求以為蕃牧富強之本焉

禮記月令曰游牝别羣則縶騰駒班馬政

臣若水通曰此仲夏之令也别羣者離其羣也季春游牝於牧至仲夏妊孕已遂故别羣也縶維之也騰駒者騰躍之駒也於此時縶騰躍之駒恐踶齧以傷其孕也二者皆以遂長養也班布也馬政養馬之政令也

月令曰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臣若水通曰此季秋之令也先王於季秋之月天氣

平和之時教人田獵以逐禽獸因以習五戎之事即車攻所謂因田獵以選車徒者也斯時也又班布馬政必齊色度力然後同乘焉夫田獵所以得利人之所欲莫甚於利者軍戎所以效死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以所惡寓所欲而習焉先王之深意也然必繼之以班馬政者蓋行獵必以車駕車必以馬故必班馬政比乘車然後田獵之事可因之而舉而軍戎之教寓於其中矣今天下雖無事然不可忘戰而馬政

亦所當修有太僕之官以專其事有御史之恪以稽其弊葢亦嘗備矣伏惟聖明嚴加戒飭以復先王之遺意焉

周禮夏官馬質掌質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綱惡馬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夏官之政也馬質官名質平也主買馬而平其價者也謂之量三物者别三馬之材有高下之等必有以量之然後可以知其賈也

其材力可以供兵戎之事者曰戎馬可以供田獵之事者曰田馬以至駑馬則駑下之材所以供冗事也三者皆有物賈焉曰綱惡馬者以索綱而縶之使不得奔逸踶齧也此先王養馬之政布在方冊後之人主果能行之則馬生日蕃而軍國之用無窮矣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繫繫

一馭夫六繫為廏廏一僕夫六廏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臣若水通曰此亦周禮夏官之馬政也校人掌蕃育之官也種馬者上善似母者也物猶色也毛色之不同也六馬者王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

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宫中之役也師圉趣馬馭夫僕夫皆掌馬之官吏也良馬者即五路之馬也乘馬四馬也四馬故四圉而一師也由師而上以至左右校則良馬一種為匹四百三十二五種凡二千一百六十七匹也駑馬三之則為匹千二百九十六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王馬大備矣麗也者耦也八皆當作六駑馬師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夫然後三之其無僕夫者不駕於

五路卑之也閑猶闌也十二閑者六廏成校校有左右也六閑者齊馬道馬田馬為三閑而駑馬三之也四閑者良馬一駑馬三也四種二種何也四種無種與戎二種田與駑也特居四之一者為牝三也欲其生之衆也馬祖天駟也執駒者春通淫之時駒弱恐乘匹傷之也先牧始養馬者也攻特者為其蹄齧不可乘用也馬社始乘馬者也馬步神之為馬災害者也講馭夫者簡練習熟馭馬之人也

左傳莊公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臣若水通曰不時者非作廄之時也凡馬凡養馬之法也日中者春分秋分也春分則蒭縶而馬牧于野秋分則水寒而馬還於廄也書新者則前此未有也書新于春非其時也非其時而馬方出而徒以妨農非所以為馬政矣夫馬出入於日中何也所以順天之道因地之宜而盡物之性也延廄之作其意則異

乎是矣詩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衛文公之所以復
國也夫以忘親釋怨如莊公者又烏足以語此哉
漢文帝初年廄馬止有百餘匹下取給於邊郡班氏居
塞則致馬數千群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是時內郡之
盛則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乘牸牝者擯不聚
會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邊其良者以給乘
輿
臣若水通曰動植之物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而人則

參贊裁成焉漢文之時馬不過百餘匹及班氏橋桃馬政一修遂至阡陌成羣夫天地之生養如故也其所以盛衰相遠者則由人爾矣司馬政者當求得如班氏橋桃者任之可也

漢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四年御史大夫鄧綰奏禁馬高九尺五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時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西北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萬匹

臣若水通曰牧馬之政在嚴法禁明分數而已法禁嚴則馬無妄用而得以盡其材分數明則人有定牧而得以專其責鄧綰所謂馬高九尺五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者其法禁之嚴乎其奴婢三萬人養馬三萬匹者其分數之明乎此所以人專其責馬盡其材而牧馬之所以蕃昌也歟

漢武帝征伐四夷益盛養馬以西河上郡為萬騎太守而馬政始掌於郡二千石矣蓄積廄馬有四十萬自遣

衛霍之師追匈奴而馬大耗焉晚年乃詔修復馬令以補缺使毋乏武備而已

臣若水通曰郡二千石掌馬政此其創始乎蓄馬之盛古未有也自此以還而馬大耗於匈奴之遠追矣嗚呼蓄之難而棄之甚易夫武王歸馬放牛留有餘不盡之餘於後也孰謂武帝號為雄材大畧之主而乃計不出此耶輪臺之悔葢亦晚矣語曰前車覆後車戒伏惟聖明察焉

漢昭帝元鳳二年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又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是時有馬者閑居則免三人之筭有事則當三人之卒其制優異此内郡之制也至於邊郡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

臣若水通曰漢初内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羣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而昭帝之時申明舊制幷其所謂馬口錢者而去之其意亦善矣昭帝能法祖以修馬政之善如此可以為後世嗣君率由

舊章之法矣

漢靈帝光和四年春正月初置騄驥廏丞領受郡國調馬豪右辜搉馬一匹至二百萬

臣若水通曰馬政乃兵戎之重務國之命脉繫焉不可不預為之備也漢至靈帝國事已去始置廏丞領受調馬豪右辜搉又從而踊騰其直雖有非子司其事亦末如之何矣有天下者宜鑒戒之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以王毛仲為開府儀同三

司初隋末國馬皆為盜賊及邊寇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潛耗大半玄宗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王毛仲為内外閑廄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别為羣望之如雲錦加毛仲官

臣若水通曰唐承周隋離亂之後四方征伐之餘馬政之廢也久矣鳩括殘騎但得赤岸澤之牝牡三千爾及其徙之隴右掌之張萬歲馬大蕃息有一縑一匹之盛迨至玄宗掌之以毛仲馬復大蓄有望如雲錦之美是蓋唐都關中其地宜馬而又監牧之得其人芻牧之有其法是何患乎馬之不盛也後之修馬政者當取法於是焉

開元十五年聽突厥於西受降城為互市每歲齎縑帛

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助軍旅且為監牧之種由是國
馬益壯焉
臣若水通曰馬莫壯於西北以其風氣剛勁而牧地
茂碩也唐羣牧之馬既富而又市戎馬以為之種此唐
之馬政所以駕秦漢而獨盛也故謂開元天寶時海
內富實此非其驗歟
唐德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內廄貞元三年吐
蕃羌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蒲武關者元和十年伐蔡

命中使以絹一萬市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監據隴西金城平凉天水圓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為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廏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及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一年廏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失業者甚衆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為龍陂監十四年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

臣若水通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土地所以養民也戎馬所以衛民也二者並行而不以相害可也故牧地

與農畝各有界限牧地必不可耕可耕者必不雜以為牧地則二者有相濟而無相妨矣若德宗之初牧地有定民田有界固無不善矣及張茂宗之為廏使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則是以其所衛民者而害養民者矣此司其事者所當致謹焉

宋太祖以五代時監牧多廢官失其守國馬不蕃息時但有左右飛龍院帝始置養馬之務歲遣中使諸邊州市馬自是閑廏始充矣

臣若水通曰五代監牧廢弛而馬不蕃息宋祖市馬修政而閑廄始充是故事之廢興皆由乎人匪由乎天也然則修舉廢墜在君臣之責爾

宋太宗既平太原遂觀兵范陽得汾晉燕薊之馬凡四萬二千餘匹國馬增多乃詔於景陽門外新作四廄名曰天駟監左右各二以左右飛龍使為左右天廄使閑廄使為崇儀使內廄馬既充牣始分置諸州牧養雍熙初禁邊臣於邊外市蕃馬勿得虧其直改太廄院為騏

驥院天駟監為天廄坊自河北洛陽至許州鎮監凡十八監又詔北冦未平方資戰騎分遣使臣收買京城諸道私家所産之以下原本闕

宋真宗咸平三年羣牧司總內外馬政其後歲遣判官一人廵行諸監取孳生駒二歲已上者點印之左右騏驥院六坊監止留馬二千餘匹餘皆三月出就牧放秋冬而入其御馬準備用者在京師

臣若水通曰馬之生也日蕃而人之偽也日滋真宗取其駒而點印之防隱匿也夫隱匿之弊也久矣惟智者為能防其未然而弊可已也然則宋真宗可謂智哉我國家則既行之矣事久法玩在戒飭之而已

耳伏惟聖明留神焉

宋仁宗時舊制以羣牧司總天下馬政其屬有左右騏驥院分領左右天駟監左右天廄坊其畜病馬有收養上下監收兵校長有提舉指揮使副使諸監之在外者知州通判兼領之各據芻地列棚並課士卒春夏出牧秋冬入廄孳息有賞耗亡有罰其為條教甚備丁度為群牧使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遂廢八監陜西河東歲市馬一萬二百尤能補京

畿塞下之闕自用兵數年所市馬比常歲特三之一請下令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為兵處有能蓄一戰馬者與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此則國馬蕃矣

臣若水通曰宋制掌馬之官甚備而牧馬之政甚詳丁度請為蓄馬免丁之令修數年市馬之缺亦良策也馬之蕃盛固其宜矣由是而觀馬之盛衰係法之修否司是政者不可不因時以補其弊也

宋英宗時唐介知太原請於交城縣置馬監詔比部員

外郎崔台符相視得汾州故牧地三千餘頃其千二百餘頃民以租佃者令入租以給寒月芻豆已從介請置監自沙苑發牝馬五百匹往交城帝謂文彦博曰馬政之盡善緜㦯牧判官國䆠其蕃息以給騎兵遂以台符權群牧判尋詔台符及劉航删收群牧司勑令

臣若水通曰兵之有馬猶身之有足也身非足則無以行兵非馬則無以進知身之不可以無足則知兵之不可以無馬矣唐介之請英宗之言其亦有見於

此也乎是故人君之修馬政非以外觀也所以備用
也其可不盡心乎

宋神宗即位留意於馬政於是樞密使邵亢請以牧馬
餘田修稼政以資牧馬之利而羣牧司言馬監草地四
萬餘頃今以五萬為率一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
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
陽東平等監餘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芻粟從之又詔
河南北分置監牧使以劉航崔台符為之又置都監各

一員其在河南者為孳生監凡外諸監並分屬兩使諸監官吏若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隷樞密院不隷於羣牧制置

臣若水通曰周禮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皆屬於大司馬若夫樞密所掌者調度機務大事而以下侵羣牧之職不亦謬乎蓋牧所以放馬者也放之即所以養之爾惟其養之也專則生息多而壯健緩急之用有備矣此神宗即位之初而拳拳於馬政

其亦知國之所賴者兵而兵之所賴者馬歟後之為人
君欲詰爾戎兵者取法焉可也

宋高宗謂輔臣呂頤浩曰若復孳生馬當就水草地是
日條畫於饒州四望山等處以為牧地郡守帶提領選
差使臣五員專管牧養事

臣若水通曰高宗謂兵以馬政為先可謂知守備之
要矣然牧之在有其地掌之在得其人有其地而又
有其人矣在專其任知斯三者則唐之雲錦成羣之

效豈不可見哉為人君修馬政者宜知此三要焉否則徒文具爾

國朝洪武三十年乙巳曹國公李景隆還自西番先是命景隆賫金符往西番以茶易馬凡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八匹至是還命分給京衛騎士操養

臣若水通曰周禮夏官卿掌兵而以司馬名之是兵戎之用在於馬古先王未嘗不以此為重也欲修馬

政必聖人在上盡人之性而有以盡物之性又必得同心一德之臣以分職於下則芻牧有道而生育蕃息矣我皇祖拳拳留意於馬政兼用前代之善在内地則散於民即宋户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於官即唐監牧之制也至於川陜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之市於夷者乎今臣賫符以茶易馬於西蕃歸則分給京衛騎士操養可謂得之不費而處之有方矣夫戎人得茶不能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其潛移默奪

之機則窓矣但承平日久法玩弊生詰爾戎兵亦聖

學中之一事也伏惟聖明體皇祖立法之心為國家

先事之圖幸甚

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于滁州其後定都于北又設太

僕寺于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于南其順天等

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則屬于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州

若縣添設佐貳官一員專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寺於

山西陝西遼東凡三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

一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焉內地則民牧以給
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川陜西
立茶馬五司以茶易番戎之馬亦用以為邊備
臣若水通曰此我朝國馬之制也夫國之大事莫大
於戎戎之所急莫急於馬故我朝於戎馬之政尤甚
詳焉其地屬有南北各以其便以茶易馬又有其法
自內及外周悉詳備此馬之用所以無乏絕也然今
之蕃育生息不知能如國初之盛者乎其所司之官

不知能如前之得人乎修廢振弊惟在聖明之一心

涵

格物通卷八十四